

● 马 融 著

今夜，敌犯延安

来自胡宗南总部的密电



今夜，敌犯延安

——来自胡宗南总部的密电

马 融 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

2 034 0302 1

(京)新登字093号

版式设计：王焰华

今夜，敌犯延安

——来自胡宗南总部的密电

马 融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 印张 159 千字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14-0962-5/I·331 定价：4.20元

印数：0001-6200册

内 容 提 要

1947年春，蒋介石批准胡宗南实施《攻略延安方案》——代号为“最高机密”，准备闪击延安。党指示长期打入敌国防部的邹浩翔，迅速获取这一情报。

邹浩翔以高参身份到西安任职伊始，恰逢接头人被捕，敌西北长官部情报处及军统特务又布下一个个陷阱。但邹依靠地下党的大力协助，入虎穴，闯龙潭，以他的大智大勇巧妙利用敌人矛盾并获得了胡宗南的赏识，终于打开了通往“最高机密”的大门。小说情节跌宕起伏，曲折紧张，扣人心弦。作者为一级编剧，作协、剧协会员。创作有《回民支队》、《转战陕北》等作品。

第一章

1

古都西安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个春天似乎来的特别早，刚进三月，大地已经复苏了，田野吐绿，百花结蕾，就连冷落了多年的大雁塔游人也多了起来。

太阳还没有升起，三三两两的游客就沿着盘道式的攀梯拾级而上了。

在五层转弯处，有一个俊逸、俏丽的女郎，突然失足向后仰去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住了女郎的腰肢。

“艳霞，当心！”一个青年军官惊呼道。

女郎反倒“咯咯”地笑起来。

“还笑！吓了我一身冷汗。”青年军官瞋了女郎一眼，掏出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珠。

“真傻！”女郎向青年投去一个含情的媚眼。

这个青年军官叫秦杰英，上尉军衔，是国民党西北长官部情报二处杜仲川处长的副官。他英俊，伟岸，风流倜傥。一米七几的个子，略显方长的脸上一管高鼻梁，一双浓眉。只是浓眉下的一双眼睛，似乎含着深沉的忧郁。

和他在一起的女郎是杜仲川的掌上明珠，叫杜艳霞，正读大学三年级。姑娘明眸皓齿，身材窈窕，风度优雅。特别是那一对流盼生辉的大眼，更令人怦然心动。

秦杰英挽着杜艳霞继续向上攀登。

刚踏上六层，杜艳霞又撒娇似地把头扎进了秦杰英怀里。秦杰英顿时感到心中一阵躁动，一时不能自持，把嘴唇向姑娘两片涂着淡淡口红的嘴唇贴去。就在两个人的嘴唇即将贴在一起时，他突然轻轻地推开了杜艳霞。

姑娘眼神里流露出一失望和气恼。

“艳霞，再努把力，我们就爬上顶层了。”秦杰英有意缓和女友的情绪。

“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”杜艳霞蹙起红唇。

秦杰英知道她是在撒娇，只好说道：“我来搀你。”

他揽着她那纤细的腰肢，一级一级向上攀登着。

终于，他们登上了顶层。

二人偎依着钻出拱门，放眼望去，蓝天上，一碧如洗，朵朵白云犹如飘在大海里的点点帆船；旷野里，一片新绿，生机盎然。远处，那巍峨的钟楼、鼓楼相映生辉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杜艳霞被大自然的风光所陶醉，胸中的悒郁为之一扫，兴趣盎然地对眼前的景物指指点点。

然而，杜艳霞的兴致，并没有引起秦杰英的共鸣。他只是漫不经心地看着，应着。

“杰英，你像是有什么心事？”杜艳霞发现了，问道。

秦杰英摇了摇头。

“你骗不了我。”她盯视着秦杰英，眼里闪烁着自信

的光。

杜艳霞没有判断错，秦杰英的确有心事。

昨天，秦杰英得到一个重要情报：国民党整编48旅，将于3月5日偷袭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——环县。这是蒋介石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动进攻的前奏。如果敌人得手，我党中央和陕北军民将陷入极大的被动。按约定，今天8点联系人将在大雁塔顶层和他接头，取走情报。但现在接头时间已经过了20多分钟，仍未见到接头人。

接头人会不会出问题？秦杰英暗自思忖着。近来，敌人加强了对西安的控制，不仅夜晚实行宵禁，一些交通要道也设了哨卡。现在敌人对环县的进攻已迫在眉睫，情报送不出去，他哪还有闲情去欣赏春景呢？

蓦地，他恍然了：身旁的杜艳霞是他与接头人接头的大障碍。

昨天晚上，他好不容易才说服了杜艳霞今天来郊游，以此为传送情报作掩护。万没有想到反而弄巧成拙。他想：必须设法摆脱杜艳霞，可是她偏偏紧挽着自己，寸步不离。

“先生，有火柴吗？”

一个穿长衫、戴礼帽的中年人悄然出现在秦杰英身旁。

秦杰英边打量着中年人，边试着对暗号。“对不起，我用打火机。”

“先生，可以借个火儿吗？”中年人彬彬有礼。

“咔嚓”一声，秦杰英打着了打火机，窜出了一股高高的火苗。

“谢谢。”中年人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，点燃，吸了起来。

一股呛人的烟草味儿飘向杜艳霞，呛得她咳嗽起来。她厌恶地瞪了中年人一眼，躲开了。

“上尉先生，你不吸一支吗？”

“你这烟太呛，吸我的好了。”秦杰英打开了烟盒，用手随意地指指正中间的一支。

中年人随手取出那支香烟，又点点头，就走开了。

这一切，都是在须臾之间完成的，全部过程简短自然，毫无破绽。秦杰英不由松了口气。他走到杜艳霞身旁，轻声说道：“艳霞，人太多了，我们下去吧。”

“急什么，我还没有尽兴呢！”杜艳霞显得很不高兴。

其实，秦杰英何尝不想和心爱的人尽情地享受这明媚的春色？近来，他有一种感觉：杜艳霞正在揭开蒙在他们之间的那层薄纱。他心想，也许今天的春游是一个机遇，能把他们的关系进展到一个新的高度。

“艳霞，你爸爸中午回来，还是早点回去吧。”秦杰英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。

显然杜艳霞一肚子的恼火，但她也怕爸爸发现了自己同秦杰英的私情，只得勉强地点了点头。

2

原定中午返回的杜仲川一直到翌日凌晨才回到公馆。

一走进客厅，杜仲川就对一直等着他的太太喊道：“舒兰，倒杯酒来！”

舒兰从酒柜里取出一瓶白兰地，斟满一杯，端到丈夫面前：“什么事这么高兴？”

杜仲川没有回答。他接过酒杯，微微仰起头，一饮而尽。这位少将处长虽刚过不惑之年，两鬓已经染霜，眼眼袋也下垂了。但他的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，像是随时注视着什么，窥探着什么。

杜仲川从不在家里谈论公事，也不准家里人过问。然而今天却是例外。他没有责怪妻子，眼里迸出了兴奋的光芒。

“再给我倒一杯。”

究竟什么事让丈夫这么高兴？舒兰无从去猜。她推了丈夫一把，嗔怪地：“到底是什么事呀？”

杜仲川习惯性地向四周睃视了一眼，才悄声地说：“今天凌晨国军就要对环县发起进攻了。环县一攻克，陕北的大门就打开了，延安还不指日可待？”他抬腕看了下手表，“何奇将军的部队，现在快到西华池了。”

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第48旅正在开进。

炮车滚滚。

坦克隆隆。

整编第48旅是胡宗南的一支精锐部队，全旅一万多人，装备精良。国民党西北长官部司令长官胡宗南，对这次行动寄予了很高的希望。早在去年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时，他就制定了一个《攻略陕北作战计划》，决意采取“犁庭扫穴”的战术，对延安实施快速闪击。

蒋介石对这个计划非常赏识。但迫于当时的形势，蒋介石在计划上批了八个字：“最高机密，暂缓执行。”从此，“最高机密”就成了这个计划的代号。自国民党彻底撕毁“双十协定”之后，战火已经燃遍了神州大地，胡宗南再也按捺不住了。他一方面电呈蒋介石批准实施“最高机密”，另一

方面调兵进攻环县。

第48旅行动之后，这位司令官一直坐在作战室里，随时掌握何奇的进展情况。

在焦急的等待中，报话机里传来了何奇将军的声音：

“报告胡长官，我48旅进展顺利，现已逼近西华池镇。”

“沿途遇到共军骚扰没有？”手持话筒的胡宗南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现在在什么位置？”

“西华池西南一公里。”

胡宗南双眉一蹙，脸上掠过一丝阴影。他走到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前，沉思片刻，下达了命令：“何旅长，命令部队迅速通过西华池镇，凌晨5时完成对环县的包围，7时准时发起进攻。”

报话机里刚传出“遵命”两个字，接着就发出一声巨响。

作战室里所有的人无不为之色变。

胡宗南一把抓起送话器，急急喊道：“何旅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回答！……回答！”

回答他的却是海啸般的冲杀声。

胡宗南又气又恼。但这位司令官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平静。

半个小时以后，他得到了报告：何奇将军中弹身亡，部队遭解放军伏击，伤亡近千人。

一回到下马陵公馆，胡宗南就命令他的副官：“唐西园，给我要杜仲川的电话！”

刚刚睡熟的杜仲川，被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惊醒了。杜仲川伸手摘下床头柜上的电话听筒。一听声音，他睡意全消，急忙坐了起来。

听筒里是很重的浙江口音：“我是胡宗南。杜仲川，我问你：48旅遭共军伏击你知道吗？”

“卑职失察。”杜仲川已惊出一头冷汗。

初战失利，历来为兵家所忌，何况何奇又是胡宗南宠爱的一员战将，他焉能不火冒三丈？杜仲川作好了挨训斥的准备。

但胡宗南的语调又变得平缓了。“仲川，这次军事行动，只有少数几个高级将领知道，共军怎么会突然集中了三个旅伏击何奇将军？肯定有共产党的奸细混进了我们内部。限你三天时间，给我查个水落石出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电话挂断了。

望着手中的听筒，杜仲川不由冷汗津津。直到他确信对方已经挂上了电话，才轻轻放下了听筒。

杜仲川睡意全消。

是呵，三天之内在偌大一个西安城，查找出共产党的奸细，无异于大海里捞针。但杜仲川十分清楚，胡宗南一向是令行禁止，决不能等闲视之。

他下了床，趿着鞋在卧室里踱起步来。

舒兰不知是被电话吵醒了，还是让浓烈的雪茄烟味呛醒了，她见丈夫双眉紧锁，一脸愁容，忙下了床，从衣架上取了一件外套给丈夫披上。“仲川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杜仲川看看妻子，没有说话。他走到电话机旁抓起听筒：“总机吗？给我接谍报科罗天鸣科长。”

3

在楼下客厅里。

杜仲川一支接一支吸着雪茄。他把参加军事会议的人，一个个在头脑里过滤了一遍。大概是职业养成的习惯，他每次参加会议，哪怕是一般性的会议，都把到会的人，和他们坐的位置，记在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子上。现在，他又打开了小本子，反复看了几遍，最后还是失望地摇了摇头。参加军事会议的人，都是胡宗南的亲信，杜仲川对其中任何一个人也不敢怀疑。

该从哪里下手呢？

杜仲川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交手多年，深知他们埋得很深。前不久，他曾利用罗天鸣作诱饵，捕获了一个打入长官部的共产党情报人员。这引起了南京方面的特别重视，军统局长毛人凤在得到报告之后，立即派谍报专家沈醉专程来西安，想以此为突破口，一网打尽西安的地下共产党。沈醉忙了一个多月，却无功而返。现在，要在三天之内把窃取军事机密的共党分子挖出来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
秦杰英推开了客厅的门：“处座，罗科长来了。”

“叫他进来。”

秦杰英走后不久，一个响亮的声音响在客厅门口：“报告处座，罗天鸣奉命来到。”

“坐吧。”杜仲川用手指了下对面的一张小沙发。

罗天鸣正襟危坐，双目不敢斜视。但脑海里却不停地掀起波澜：杜仲川从来不在家里接见部属，今天是怎么了？莫

非我和白丽娜的事被人……

“罗科长，国军很快要进攻延安，为了确保军事行动的机密性和突然性，必须把暗藏在西安的共产党组织全部挖干净。我给你两天时间，完成这个任务。”

杜仲川语气坚决，不容商量。

罗天鸣顿时感到有股阴森森的寒气从脑后滑过，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惊愕。

其实，杜仲川自己也不相信两天之内能挖尽地下共产党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有两个目的：一、给罗天鸣增加压力。因为“重轭之下乃见马奔”；二、万一查不出泄露机密的人，可以拿罗天鸣当替罪羊，去向胡宗南交差。

罗天鸣低头哈腰，一脸惶悚，迟迟不敢答话。这个谍报科长，原是一名中共党员，投敌叛变之后，为虎作伥，疯狂地捕杀我地下工作者，使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这个叛徒曾在延安学习、生活了将近四年，很了解我党“敌变我变”的本领，自然不会相信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已经消声匿迹了。两天的时间，不要说挖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，就是寻找到一丝踪迹也难。

“你怎么不讲话？”杜仲川向罗天鸣投去严厉的一瞥。

罗天鸣壮了壮胆子，才嗫嚅地说：“处座，共产党自‘七大’以后，改变了白区的工作方针，实行的是长期隐蔽，积蓄力量。所以，在两天之内……”

“我是叫你来给我上课的吗！”杜仲川厉声地打断了罗天鸣的话。“罗天鸣，我告诉你：你不要想脚踩两只船！”

这位情报处长的作风，从来是只准部属服从，不允许任何人讨价还价。这也是他树立权威的一种手段。

“卑职不敢。”罗天明惊惧地站了起来。

杜仲川不耐烦地作了个手势，罗天明又坐下了。

“两天之内，你如果能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，我会向胡长官为你请赏。如果你敢玩忽职守，定军法从事。”

也许是求生的本能起了作用，使罗天明从困境中找到了一线生机，他眨了眨一对阴鸷的眼睛，说道：“处座，有一个办法，也许能在两天之内挖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在全市进行一次大搜捕。”

“大海里捞针，有什么用？”杜仲川用拳头擂着茶几，大声地训斥道。

此时，罗天明反倒冷静下来，脸上的阴影不见了，心律也正常了。他颇有把握地说：“处座，我的意思不是漫天撒网，而是搜捕共产党的地下电台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！”

“处座，请允许我解释。西安离延安有二百多公里，共产党除了地下交通，主要是靠电台联系。只要搜到了电台，还愁挖不出他们的地下组织？”

一个间谍老手，岂不懂得这个道理？老谋深算的杜仲川比罗天明想得更深、更现实。他每天都从电讯监察科收到一份报告，但一直未发现西安有异常的无线电讯号出现。当然，他绝不相信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已经停止活动，而是隐蔽的更巧妙，工作方式更高明了。采取撒网捕鱼的方法，只能惊动对手，而不能收到什么效果。

杜仲川沉思良久。倏地，他想起了美国军事顾问团最近给西北长官部装备了几套“无线电三角测向仪”。据顾问团的

电讯专家介绍，这种仪器能在500公里的半径内，准确地测出无线电信号发射的位置。杜仲川想：何不试验一下这种仪器的性能呢？也许……

他下意识地按动了呼唤铃。

很快，秦杰英来到了客厅。

“秦副官，你去通知测向队，今天晚上执行任务。”

4

子夜，繁星点点。

宽阔的古城街道上，路灯昏昏茫茫，似梦似幻。

自全国内战爆发以来，为了防止工人、学生反内战的游行示威，胡宗南下令从晚8点到凌晨6点实行宵禁。入夜以后，市区的店铺早早地关门了，街上只有军警巡逻和运输物资的军车驶过。

一辆美式测向车缓缓行驶着。

车内十几名全副武装的队员，严阵以待，随时准备行动。

坐在操作手旁的罗天鸣，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仪器上那枚跳动的指针。他知道今晚行动的成功或失败，对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都至关重要。

凌晨离开杜仲川的公馆以后，他就给军统西安特别行动站副站长白丽娜通了电话。从她那里罗天鸣才得知何奇葬身西华池和第48旅遭伏击的事。自然，他很快就猜出了杜仲川内心的隐秘。显而易见，这次行动，如果搜到了共产党的电台，就可以化凶为吉；反之，自己将会成为杜仲川砧板

上的肉。

阵阵悲哀和恐慌不时向他袭来。

“找到了吗？”罗天鸣不停地问操作手。

不知是操作手正全神贯注地搜索目标，还是对罗天鸣不停的询问有反感，起初还用摇头来回答，到后来就干脆装聋作哑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罗天鸣的神色越来越阴沉，越来越焦灼不安了。

测向车穿过一条街又一条街，仪表上的指针依然无精打采地晃动着。

西安市区只有“井”字形的几条大街。眼看几条大街都转遍了，共产党电台的讯号依然没有出现。

在这春寒料峭的夜晚，罗天鸣鼻尖上竟冒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。

“科长，没有发现共党电台。”操作手如同向罗天鸣宣布了终审判决。

罗天鸣感到一阵战栗。但他实在不死心。今天晚上就是测遍全城的每一条大街小巷，也要找到共产党的电台！这样想着，他让司机把测向车又开进了小巷。

穿过一条小巷又是一条小巷。正当罗天鸣开始陷入绝望时，操作手突然兴奋地叫起来：“找到了！找到了！”

“在什么位置？”

“就在前面那幢楼房。”操作手指了指对面的一幢二层小楼。

罗天鸣全身的神经细胞顿时亢奋起来。他像一条猎犬突然发现了猎物，眼睛里闪出了兴奋、贪婪而凶残的光束。

罗天鸣指挥着特务们向楼包抄过去。

正在暗室里和延安联络的报务员，从墙上一个孔里，发现街角一幢房子里的灯光忽然熄灭了，片刻，亮了一下又熄灭了！这是向他发出的紧急信号。他急忙向延安电台拍发了“有紧急情况，中断联络”的暗语，开始做应变的准备。

报务员迅速地把刚发完的电报、联络文件撕毁，烧掉，又从箱子里取出一颗手榴弹，打开弹盖，把弹环套在手指上。

杂沓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

就在特务们破门而入的那一瞬间，“轰”的一声，手榴弹爆炸了！

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，把杜仲川从写字台后的转椅上弹了起来。

他抓起听筒一听，立即沉下脸，勃然道：“混蛋！你跑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现在才向我报告？”

杜仲川完全错怪了罗天鸣。

在手榴弹爆炸之后，硝烟还没有散尽，罗天鸣就冲了进去。一看，惊呆了！两个行动队员被炸得血肉横飞，电台七扭八歪，共产党的报务员也躺在了血泊里。他又气又恼又怒，差点没晕过去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共产党的电台，本想从此能够飞黄腾达，现在报务员死了，电台毁了，搜捕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断了，叫他怎么去向杜仲川交差？

罗天鸣沮丧的目光凝滞在血肉模糊的报务员身上。猛然，他发现那人的嘴角抽动了一下。罗天鸣俯伏下来听了听